牧齋有學集

贊

觀世音菩薩像贊

我聞大士昔因地從聞思修入三昧佛■文殊爲證明選擇圓通爲第一揀却人天二乘機唯取佛音而設應音聞教體在此方以是隨機普攝受衆生往昔聞妙法令現聲名文句身隨順世間屈曲聲種種音塵起分別而今妙音了不聞如耳聾人聽伎樂無聞無慧人中生新帶多生鈍根在稽首妙音觀世音早以聞熏加被我令我通達淸淨教還于文句而悟入

一音普稱周法界聞修羅琴得解脫二十五輪並圓通單複綺互無差別譬藥樹王愈偏病如意珠玉隨意與瑜珈相應十七地聞思修地具三乘僧伽夜升覩史天親聞慈氏如是說攝我妙入圓通海了達殊勝三摩地毘盧樓閣一時啟稽首觀音觀自在

關聖帝君像贊

絕倫逸羣鬚髯奮張虎臣赳赳國士堂堂勒蜀山之鐵銘兮昭回漢鼎誓長沙之銅柱兮離立扶桑胡刀拔而江沸嗟壓出兮山芒吁嗟乎威震華夏義薄吳眷入心天日遺訓煌煌受佛付囑屹為金湯肩護法

之韋將踵衞世之四王人之欽公者以謂老髑虓魄蚩尤遯藏龍華寞錫爲帝爲王不知夫玉泉老衲片語擊傷雲中授記刀下承當夫是以斷修羅趣歸還佛塲于秋萬劫常依如來座下領八部而齊三光

杞郭發婦贊

左傳載莒有嫠婦莒子殺其夫老託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齊師至則投諸外齊人夜縋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遂入莒考杜注紡以度城者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也古者謂去爲藏去即藏也壯哉斯嫠以一老婦人敵怨國君紡纑

投繩報讐所天豈非節俠偉丈夫哉莒嫠去華周杞植妻未遠班固古今人表載二婦而遺莒嫠劉子政列女傳下及于弓人之妻周郊之婦而莒婦無聞焉摩挲頌圖名氏翳然秋颸落葉颯然感懷作紀鄣嫠婦贊贊曰

莒嫠老婦規報國君連紡縋敵莒子夜奔女娃湮海自悼其溺豈若此嫠殉夫讎國孟堅失表子政闕記自非丘明孰炳青史茫茫宇宙繫此長繩忠臣壯夫盍縋而登

漢新城三老董公贊

孔子成春秋後二百六十四年項羽使九江王布殺
義帝于郴漢王兵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
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
者董公之言出春秋大義昭揭于天下而羽之爲亂
臣賊子定而天下之君臣父子定百千萬世之君臣
父子亦定禮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
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公羊
傳曰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君弒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君弒賊不討不

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春秋之大法記于禮傳于傳況聊于戰國亡秦而楚漢之際乃孽坼于董公彼董公者扶天樞立地極整人紀其諸尼丘之耳孫與其諸左丘明卜子夏之宗子歟漢祖之夫子之宜也生乎百世之下遘君父之難不討賊不復讎而復不忍自絕于臣子雖董公若之何𦤎亦祖而哭諸謹作贊曰

仁獸西至彗星東布春秋告成亂賊斯懼魯壁自秦灰方煞度周至漢竹帛未宣三分地坼九江天高羽殺義帝如燎一毛董公昌言名其爲賊重瞳喪明

喑啞褫魄縞素發喪天人震驚軋乾撼坤肇造漢京北軍滅呂漸臺僇莽炎精不沬四七重朗陋哉小儒矯誣錄圖水精赤帝指應漢符堂堂正正一言與邦爲漢制法實維董公端門之命豈不在茲尼山縹筆寶式憑之偉矣斯人儒者之雄繁露後賢敬孫瞽宗春秋不亡宇宙不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報慈圖序贊

壬寅冬余八十餘生中寒病足繙弘明集遠公與桓靈寶往復書問至沙門畫敬論末簡覆卷嗚咽既而思陶淵明不應徵命作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

孝傳實唯其時遠公以忠淵明以孝悠悠千載孰有知兩人心事比而同之者耶靈巖退翁和尚既爲其父母立傳香晨燈夕有懷不忘小師越祖請畫工爲輪珠小影曰報慈圖而退翁復爲之序傳稱孝敏先生奇偉節烈男子每覩楊忠愍傳奇罷酒語子弟以忠臣孝子相勸勵乙丑八月病臥江村蚤夜呼憤而卒廬山之嘆贅旒潯陽之悲重萃斯人也殆有曠世而相感者矣退翁既而截斷衆流長揖三界而報慈拳拳奉忠孝爲正令豈非以忠孝種性即佛種性悲愍斯世多不忠不孝作最後無佛種人不惜號呼告

報與我閻天帝與修羅戰觀察閻浮提人忠孝臣子爲益多者卽天侶增威而喜否則天衆減少而懼吾夫子著孝經成曾子抱河洛書夫子簪縹筆衣絳單衣磬折向北辰告備於天天帝受佛付囑祐助忠孝唯吾夫子知之故告備焉告備於天卽告備於佛也世之儒者徒謂孝經爲開宗明義之書吾夫子告備之深意懵焉不察崇佛乘者推　公執諍抗禮樹法門之城塹不復悉其大弘誓願所以扶皇極而整人紀者余覽報慈圖序奕奕心動推其本而論之大慧有言吾雖學佛出家忠君憂國鬱然與忠義士大夫

等凡我圓冠方屣之徒可以少知愧矣謹作贊一章不徒以訊僧史贊曰

流俗靡靡如火消膏忘君背親裨敗相效揭揭斯人挺挺逢狄天骨峻擢荷擔忠孝誕生開士出壓矢報傳寫其眞圖寫其貌廣場劇戲杯酒讙鬨倘方天高西市鬼嘯覆杯擊案泣涕如瀑病亟抱床以死自要豈無孤生亦有九廟肅肅素練整整皂幍如聞話言如領談笑風生眉間芒吐毛竅靈巖法幢寶網羅幬千燈交光十日竝照標榜忠孝以願以詔不斷佛種如來所報洙泗樓頌竺墳魯語日月耳環噬彼兀暴

歸哉儒門遡無聲敎參商二星終古長曜

遠法師書論序贊

東晉末遠法師在廬山與桓玄書論往復具在弘明集暇日披尋慨然見遠公心事于千載之上乃撰次而序之曰嗚呼晉室凌遲兗渠煽虐擁重兵而脅孤主藐然覩天下無人碩獨嚴憚遠公屹如元戎沙汰僧徒則曰廬山道理所居不在彼簡之例沙門盡敬詰難入座始而遺書諮決未敢輒行旣而首出僞詔盡寢前議其爲禮于遠公也至矣公前後抗辭一無所緶避訶其罷道則曰迷而不返將非波旬試嬈之

言辭其間抗禮則曰南北不雜恐有異類相濟之衆危言激詞耿耿如秋霜烈日玄終莫敢誰何公羊子曰孔文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其遠法師之謂乎作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序曰咸康中車騎將軍庾氷詳議沙門盡禮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論末書云晉元興三年歲次閼逢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吾同志僉懷贅旒之嘆故因述斯論云元興三年桓玄之永始二年也踰年之間奄有晉祚尋陽降處比跡陳留乃大書特書曰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唱義軍之先聲望乘輿之反正

何其義之壯詞之直也書太尉桓公表晉官削僞號
也書晉元興三年黜永始并黜太亨也此十字書法
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千秋而下習
模煩之春秋有不骨寒而䰟褫者鮮矣吾惜夫後之
作僧史者徒知執諍抗禮爲撑柱法門盛事而其深
心弘願整皇綱扶人極者未有聞焉斯可謂痛哭者
也論始于明報應終于形滅神不滅者何也古今之
亂臣賊子肆無忌憚者必先有無君父之心而後動
于惡其敢于無君父者何也以其無報應也其所以
無報應者何也以形滅而神滅也神滅則無報應矣

是故神滅之論古今亂臣賊子護身之符印而無父無君鼙鼓之毒藥也玄子問遣　擬應其篡弑之根芽乎遠公之荅匡明罪福其伐炙之株穴乎兇德不悛罪德貫盈于是乎奮筆作論以形滅神不滅者終篇用以著兇逆之萌條影響之報以正告於萬世嗚呼公之心亦良苦矣哉今年壬寅余年八十有一實元興三年甲辰後之千二百五十九年也回環展讀涕泗橫流謹再拜而作賛詞曰

吾聞遠公講喪服于雷次宗授詩義于周續之攻斯論筆側在茲誅僭逆以大義彰報應于微詞蓋經來

以後竺墳魯誥典要咸總萃于斯吾將祀諸瞽宗奉爲儒林之大師不亦宜乎

寒松齋詞翰卷贊

寒松齋詞翰一卷嘉靖中薛君采陳魯南璘子雲諸公爲顧英玉先生作也先生自河南副使中讒歸秦淮居舊廬之東偏沿街小樓廣不踰丈坐臥其中訓蒙童數人以餬口客至從鄰家乞火煮茶有相好者沽酒對酌餅罄輒罷去嘗絕糧東橋公餽斗粟不肯受以寒松名其齋乞人爲詩文而自敘之曰寒松齋者自礪之名也生平鯁介頗能自信年踰四十溝經

見過恐不能自堅流爲小人之歸故自礪曰今日寒矣天地凍塞汝當爲寒松之榮毋爲靡草之死晚年窮益甚好痛飲以病酒死先生歿後百有餘年余過其曾孫夢游循覽斯卷先輩風流婉約如在既而讀自礪之辭爲之目張骨悚蕭然摳衣起立而乃再拜而爲之贊贊曰

人生百年駒隙迢迢桑榆失得曾不崇朝方其矜飾媛姝修容春風在面近前發紅及乎潦倒躑躅觸落搔頭嚙齒垂白倚門所以志士高舉自礪亭亭孤松落落天際淒神清骨琢氷積雪鞭我衰晚保此明哲

壯謝鴻逵老師兎園比玉名璪知松在寒士各有志

吾自樂此如其苟生寧以醉死撫卷振衣淸塵𢙴靄

松風謖謖其人斯在

王侍御遺詩贊

先儒有言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

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文仲子評六代

之詩立纖夸鄙誕之目爲狂爲狷有君子之心者數

人而已今天下之詩盛矣聯翩麗藻皆歸于駢花鬬

艸留連景光而詩人之針藥無聞焉新城王侍御諱

與胤字百斯故大司馬象乾之從子方伯象晉之次

子也中崇禎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出爲御史抗疏忤時相閉門養父濤齋禮佛禪觀如道人甲申三月涕泣不食再拜與父訣篝燈拒戶與其妻[illegible]孺人子士和皆自縊死從子士祺刻其遺詩二十餘卷皆奉使關隴之作其詞約以則其志哀以思悲民窮悼國蹙愾愾乎如不終日何其憂也巢車躍馬搗闕顏躋賀蘭又何壯也嗚呼侍御忠孝倔塞誓報國恩不肯借踰河蹈海之名少自解免此鄙夫亂世忘君背國者之針藥也攢眉搤臂憂天憫人所爲輪囷聲淚咽塞其爲詩則今人纖兒浮漂嘈嘖者之針藥也

忠臣志士聲烈薇天壤片言隻字流落人間人咸以
爲弘演之肝萇弘之血有不肅然改容泫然零涕者
乎季札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是其先亡乎觧者
曰美者美詩人之情也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而知
其國也余讀侍御遺詩感詩人之意惻惻然擣余心
焉遂捧筆爲之賛賛曰
豐山九鐘是知霜鳴匪鐘則鳴惟霜之淸公心憂國
洌如秋霜隴首殷憂先幾告辭銅山既崩子母徵應
明燈整冠湛然致命遺言危昔孤桐玉律吟龍戛石
梵猿嗷月浩歌悲笑雷風交加蟲豸不蟄象華其牙

榛楛塞路何■不作敬採斯文以識鍼藥

小周郎畫像賛

碧綃蒙頭兮白羽揷腰雄姿英發兮指囷論交銅雀春深兮赤壁烟消誰哉紫髯兮分汝小喬

雪夜訪趙普圖賛

六花蔽天六飛擁戶君臣主賓夫婦酒脯杯盤江山七箸疆宇命將出軍削平下土鼻鼾旋息帝羓已腐蠢爾契丹詎予敢侮雪霽日出萬國有主偉矣書生韓王趙普

閩學文文肅公畫像賛

麒麟一角蔚爲嘉祥狀元宰相峨峨鍠鍠德閎義質冬日春陽正色讜言栗玉嚴霜怪鴟讒虎畏憚角芒坐不煖席中書之堂天不慭遺人之云亡星紀洊更天地滄桑跂踌公惜不逮元祐之休盛比信國幸不覩德佑之畫傷公神上昇將仍抱端門之書執簡以侍帝側抑亦流星旄駁雷車屬招摇勾陳而方攘於乎顧瞻畫像神彩揚揚長身山立修眉劒張手疑動而拱揖口欲吐其鏗鏘嗟彼世界覩此冠裳霑衣畢裎不自知其淚之浪浪也

大司成閒之馮先生畫像贊

神淨而妙貌古而澤蕭閒自在虛室生白子鎦子所謂客氣旣盡妙氣來宅者耶尋香欲闌弄筆告寂曳杖做神放箸遺跡是芙蓉城是蓮華國公已游戲一如而我猶比量離卽是以拜瞻遺像徬徨太息典型依然杖函胡陽如無色界天之淚細如天雨忽不自知其霑臆也

閻寧前畫像贊 許世科淮安人

幅巾褒衣步雅覩群彝考其垂魚委珮濟濟蹌蹌斯公之雅頌廟廊厲坊表函文章佩韋絃而修珩璜者耶披襟奮袂立栗趨翔旋觀其法冠豸服顒顒昂昂

斯公之僇力邊疆敎背鬼璟武剛犁肅慎而歸扶桑者耶全遼金甌渝關金湯誰嚎戎索誰壞堵墻急杵禱胸危柱促膓身已開而憂怒口已含而覗長瞻公遺像整容肅揖不自知其淸淚之漬裳也

王烟客奉常像贊

穆穆文肅配食淸廟袞衣介圭郎圖周召英英太史鰲禁繼出麻紙方新巾香猶鬱奉常世美有光厥緒天球河圖恒在東序惟明有臣惟王有子奉璋峩峩是茂是似武頌豐芑成誥梓材高曾喬木有人矣哉銖衣拂石沉灰塡海幅巾道衣一床未改西莊輞川

芍闌蘭亭人之硯之右軍右丞秋槐吟孤誓墓心苦顧瞻周道泣涕如雨澄懷觀水熏心染香不起于座刀齊尺梁我懷斯人菰烟霞露穆如清風拂此毫素

吳節母王孺人贊

孺人王氏世虞山右族嫁吳文恪公十世孫士傑崇禎初士傑覲漕歿于燕母年二十有三撫三子皆成立今年六十有六官長咸旌其門少子歷能詩有聞請余爲贊贊曰

蚩蚩生民裸蟲之豕惟節與義爲綱爲紀五季之亂有王凝妻能斷一臂以捍四維虞山之王吳寡高行

殉犬截髮育子偕命雨血赭地風毛白天海水橫飛
冰玉凜然橫目戚嗟反脣斯喟拂廬之長望塵膜拜
鳥絲戴勝鸞歌女牀扶木之交十日煌煌淥睢晨汲
蘭陔夕采玄芝雝雝朱蔓藹藹緯楔翼如天咫匪遙
儁史作贊敬告淸喬

陳昌箕畫像贊

余未識昌箕也而疇昔之夜忽夢見之豐頰渥顏高顴秀眉彤幘欹斜短褐襤襶相與握手道故酌酒賦詩云自北而返梓嗟逝者之如斯樊樓之燈火如夢曲江之蒲柳無遺既班荆而慷慨復攀樹而迷離俄

而朱旗殷天白羽紛馳慨然投筆捭手告辭據馬鞍而艸檄磨盾舉以橫飛當斯時也眉目電閃耳後風披飛揚蹈厲非復媛姝秀靡之文儒也夢將覺有人告曰雞鳴喈喈風雨如晦吁嗟乎昌箕未見君子云胡弗思越一日昌箕書來以畫像索贊余旣于夢中識昌箕遂援筆而書之

周安期畫像贊

嗚呼此吾友安期之遺照也神情蕭爽筆力兀奡才乘數器中懐孤調或就肆而閱書或危讀而持釣或振衣而徐談或擲帽而大叫伸紙奮筆颯颯如春蠶

之食葉得意高吟落落如梵猿之夜嘯惜哉斯人終老蓬藋廻心淨域西向而笑般若因依薰香染妙毒鼓必發厥豆終嫶依紫柏以南詢訪　之東廟斯人斯願我知其廛壓劫劫不與刧石而俱燒也耶

周安石畫像贊

鏤塵吹光說有談空如焰奔馬如橐聚風多聞勤學精明博討如足步目如食說飽吳江居士安石秉肩擲香紫柏一燈迢然不以乾慧拂彼義海海寶于般如意必採我搜法藏以女爲資如探龍宮而得海師

毛子晉像贊

菑畬油素枕籍縑緗考六經爲鐘鼓奏四部爲笙簧蠹飽羽陵獺祭幾將逐康成之車後呼子愼于道旁重之以貫花妙典寫葉秘章抑揚夏楚讎勘梵唐梨棗疊架貝多滿堂戀壁穴之昏黑備石室之弃藏斯人巳矣誓願不亡河沙重重海墨茫茫固將聽犍椎聲分瓶水于喜海抑亦持丹漆器理科斗于廣桑

袁叔言小影贊

袁孔彰字孔昭更字叔言故儀部補之之曾孫也年十五有塵外之思學沈石翁文待詔畫妙得意象衡門蔬食以雲山一角自娛素交過從樵採不爨稱道

先賢遺事終日無俗語疾亟堅坐觀友人寫照點筆少停溘然而逝年四十有六吳中多逸民遺老余所投分詩人如王德操宿儒如錢功甫蔣仲雍畫史如卞潤甫皆困窮味道有古杜璚邢參之遺風年來流想諸人每有淵明姓氏翳然撫卷長嘆之感叔言之子臥生抱像來請慨然爲之贊曰

世有畸人如艸有蘭蘭有國香比于草營草營猶可脫賺則邪有蘭無地蘭其如何浥然袁生孤芳聖朝如彼猗蘭結根芳皐遺形蕭閒望古遙集匪云激贊聊以塈泣

何總戎畫像贊

予少讀太史公書敘大將軍出塞薄其會有天幸不至之絕而深嘆李將軍之自引以爲一軍之士皆爲流涕每廢書撫几留連不能已登朝未幾戎馬生郊跅弛跗泮之君子未嘗不傾身結納冀爲國家效橫草之用今余歸老空門頹然殘僧破衲向日論兵擊劍髀肉飛者亦皆創殘負墻爲東郊之老馬間一會面逌然有我非昔人之嘆如總戎何君是也君以良家子約髮從戎諳曉韜畧閱歷南北于行間爲宿將輕生重氣片言一諾于海內爲國士居恒念掛弓

嗚劒未報國恩歳時野哭典衣烹雌澆麥飯之一盂指冬青而望拜于斯世爲遺民義人今年六十命畫工圖小像自傷髀肉不消裹革無日屬余點筆爲留生面于油素間余方登故江邨挑燈丈室禪定乍出獄心有喜車苑天人未整修羅之陣漆園老叟猶騰說劒之篇慨然援毫聊爲激贊不但揮戈西日無違淹留抑亦策足東隅共扶踠晚云爾總戎名大　字愚公澍之寧波人贊曰

赭日赬面曙星閃睛髮植如竿鬚奮爲矛吹鼻息可以結猛虎彈指甲可以奔火牛胡爲乎鳶肩自廢猿

臂不倭矍鑠是翁朂哉老謀帶礪依然丹青悠悠故當健飯被甲追廉頗于馬上勿以鼓𠰗曳足哀馬援之壺頭

姚將軍採藥圖贊

予欲採藥偕于石牕之畔華頂之巔褰芝三秀斫藤萬年胡爲乎角逐于戎旃幕府望車塵而坐馬鞴書劒落落爽馬翩翩仰視霄漢俛啄腐羶我將拂拭老眼覩予騰鶱如奇鷹之擊地而飛鳶之叫天

顧子東畫像贊

碑刻自鐫唐有北海法帖手背宋有南宮其鄭重何

如也而世顧以裝池爲賤工辨書法之肥瘦識色像之柒烘眼有明鏡室無青銅手能切玉口如提風秦淮旅居誅茅轉蓬徒執手以三嘆不能縛船載糭而返子之窮吁嗟乎子東

戲作朱逃禪小影贊

器資明秀風神灑落遼遼雲中之鴻昂昂鷄羣之鶴胡爲乎鋪眉苫眼裝聾做痴朝扶鸞夕降乩煑沙作飯騰空學飛勸君莫騎張果驢勸君莫誦千古經請君踢倒長房壺請君推破冷謙瓶耕心田養神谷黃犢勸農青編課讀濁酒數甌清琴一曲攬明鏡而一

笑者箇是朱五哥本來面目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三

雜文

申包胥論

句踐之謀吳也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子女玉帛以賓服焉而求以報吳吳于楚則仇讎也齊則勝之艾陵晉則長之黃池彼三國者旦夕剸膚刻骨惟恐越之不渡吳之不亡也有人于此奮一臂以號于衆曰莫予敵一壯士徂伏以致死三四壯士袖老拳以擬其後而彼不知也夫安得而不亡肰吾謂三國之謀吳也楚爲甚而申包胥其謀主也何以明

之吳語曰夫差還自黃池越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句踐方戒師伐吳舉國戒嚴而楚使之聘問剋期而至包胥大國之使也方布將陳詞執玉將命而句踐匆遽以伐吳爲問輸國情以固請此其有成言豫戒聞師期而來聘居可知也葢包胥自復楚以來無日不以報吳爲事其使于越則行人之職也申公巫臣之謀楚也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闔廬之謀楚也使伍員爲行人包胥之使職專以謀吳爲事又居可知也楚使未行越必先有告師期者矣包胥至恐其需忍後時也立談而斷决焉猶范蠡之云救

火追亡蹶而趨之者也包胥斷疑以發大計句踐敬諾乃召五大夫而告焉曰吾問于王孫包胥既命孤矣以肆餘之越困報吳一不勝則社稷宗廟殘爲平原欲身覩爲前馬不可得矣而取決于包胥之一言曰包胥命孤何其倚之重信之勇也謂吳之亡不亡于包胥也其可乎嗚呼重趼之赴倚牆之哭忠誠慘烈泣鬼神而動金石越之君臣覩其人猶天人也聽其言猶神告也亡吳伯越轉關棙于唇齒之間固其所也傳稱楚復之後包胥逃賞逃賞而不辭使者彼固有所爲也向者與子胥約固曰我必復楚吳亡而

復楚之志始遂安知其他日不如范蠡輕舟五湖仙去不死而史不及載乎若夫申胥之志信于楚詘于吳抉目吳門而坐視包胥之沼吳也于是乎憤盈憑怒自統波濤前胥後種簸蕩楚越歷千載而終不衰止嗚呼其尤可傷也哉

四皓論

錢子曰四皓非隱者也子房之招四皓其跡甚奇其詞甚平甚正讀史者酌時勢通事變然後可以覈寔而論也何以明之高祖非晉獻公也戚夫人非驪姬也高祖灼知呂后横恣惠帝庸愞身歿之後必有稱

制易姓之舉及我在也而決癰潰疽快于一割可以
坐銷炎漢廟社牝鳴雉鷕之禍何憚而不爲狀而事
勢固有必不可者高祖豁達大度控御疎濶今老矣
其精氣已銷亡于望歸之曲翹袖折腰之舞呂后陰
賊堅悍厚自封殖舞陽辟陽之徒死黨盤互高帝猝
有舉動以瑕攻堅以暮氣乘朝氣其勢將不勝卽倖
勝之而天下未附中外搰狀而起弱后稚主終無磐
石之固劉氏之危無日矣此之事勢較狀明白諸臣
雖引古欬爭智不及此子房則知之矣而不敢訟言
出口良恐事端宣露振觸高帝之機牙肙䀹一發禍

彌遠而不可救藥也于是爲呂氏畫計招延四老人以自助四老人非隱者也殆亦楚漢之交結納亡命部勒賓客奮欲有爲而后乃逃匿商雒間者居隱畏約未嘗不痒痒思一自見也既客建成侯所猶未敢嘗試稍出一奇令呂侯乘間請止太子之將兵及帝破黥布反謂不肖子不足遣累乃公彊載輜車爲妻子計所欲易太子者益有名事益急子房乃乘危釣奇趣令四人從太子侍酒引見高帝怪問姓名曰公何自從吾兒游固已刺刺心動矣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何其戇而無禮也又

曰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何其諫之强語之切也當其時高帝避寵抓立呂氏盤根强固國勢危䟦慮有微風動搖四人奮袂抵掌落落數語因有以發其痛鍼控其頤頰矣高帝安得而不驚安得而不寤又安得而不聽彼四人者槁項黃馘龍鍾暮齒曾不足當一毛片葉以滅秦覆項溺冠謾駡之雄主一旦拱手謳謏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又側目而送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高帝卽病困老誖寧渠至是誠有以移其心奪其命也語戚夫人曰呂氏眞而主矣老謀壯事

黯然適盡無可如何矣醉則擁趙瑟而歌倦則枕宦者而臥百年魂魄傍徨牢落寄末命于安劉必勃之一語斯亦可哀已矣太史公曰上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子房諫阻廢立之深謀不能自遂而借力于四人之口語高帝不易太子之心事不欲暴著而詭詞于四人之羽翼太史公妙于敘事平直鋪列阡陌條然而不爲摘抉其所以吾固曰四皓非隱者也讀史者心麤目短不能酌時勢通事變驚怖其疑神疑鬼而妄爲之詞則世之愚儒也斯人也目論耳食但曉一孔往往掉書囊搓筆管取次而謀人

之國家嗚呼難矣哉

顏延年論

宋沙門慧琳得幸文帝參預權要每升獨榻顏延年御前抗言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慧琳席人主之寵權傾一時延年片言挫辱帝爲變色而不少動斯可謂氣蓋當世矣吾謂延年之斥慧琳淡有所以慧琳著均聖論貶裁佛教何承天著達性論黨比激揚延年檢駁往復辭而闢之文帝紬于正論塹以延年爲是而不能不惑于慧琳琳既得志朝右從風邪焰益張矣延年不復與諍論唱言刑餘以屈辱之明

挫黑衣之鋒而闢摧白法之幟正言若倒正其彈駁衡陽之本意耳此一言也于世法未免逆行在佛法則爲金剛折䟦羅杵慧琳已頭破八分矣時論謂延年之放達不與獨楊之榮嫉琳而斥之傅奕則取其毁辱沙門居高識廢除之列彼兩人者皆不足道也宣律師則曰顏公遇佛褒讃極多刑餘之言一時之貶耳不察其詭詞激論護法之深心而趣舉其生平通佛解脫于謗僧毁法之條僅免與慧琳同科議辟是豈知延年者哉余讀弘明二集推明遠公抗論枝柱桓玄與延年抨擊慧琳二案皆祐宣二公所未發

者古德立論專主于尊三寶扶末流若老吏三尺不容有隻字出入若夫受佛付囑住濟通濟守正示權攝持互用則儒者方隅之見或于義門教綱之中側出而旁通焉安知兩公常寂光中不爲熙怡微笑耶

釋迦方志辨

元儒有吳萊立夫者援据班氏漢書抉擿宣律師釋迦方志與前史不合而險肆其排佛之詞其言可謂辨矣余撮畧其要大端有二一則曰塞王即釋種也與烏孫大月氏俱祁連天山間小國匈奴攻大月氏大月氏西破塞王居其地而塞王南君罽賓釋種分

散故烏孫氏有塞種大月氏種而休循捐篤國絕小本故塞種捐篤即身毒天竺之別名也萊之意謂身毒爲葱嶺西小國羼種分散遷徙不常不若方誌所云中土大國也以前史覆考之前書曰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休循捐篤之屬皆塞種也後書曰從月支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別城數百別國數十俱以身毒爲名故知休循捐篤當身毒者誤也塞王爲大月氏所逐南君罽賓罽今北印度地杜欽曰縣度之阨非罽賓之所能越故史又云塞王南越縣度也罽賓大國也而塞

王君之安得與休循捐毒俱爲葱嶺西之小國乎大月氏據大夏後分五部翖侯既而五翖侯併爲一悉有罽賓之地復滅天竺則天竺罽賓在縣度之外非休循捐篤蓊矣萊之所以沒而不書也二則曰身孫所治赤谷本色王故國而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西至大夏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可數千里而張騫度去蜀不遠其寔則一國也萊之意謂身毒在大夏東南賈人虛張里數至于數千以誇漢使耳不若方誌中所云中天竺至震旦五萬八千里也若肰則休循治葱嶺西去長安萬二

千二百一十里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捐篤在疏勒南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去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出玉門過鐵關可以計日而至何以張騫建議之後問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而終莫得通乎中印度之境西域記所載凡歷二十九國茲據張騫傳中語以臆斷之曰一國而已彼所歷二十九國者皆鬼國乎所遇之人國王則戒日大德則戒賢輩皆鬼人乎所得經論二十疋馬負而至者皆蟲書鳥言乎漢建元之世成光子從鳥鼠山窮于達嚫定其道里曰中天竺四至之地各五萬八千里何

承天通曉歷術而沙門惠嚴圭影指天竺爲天地之中承天卒無以抗此亦萊之所訶僧徒自爲之說者乎要而言之漢史之所載者張騫甘英兩家之記錄而已張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身毒之近蜀以邛竹蜀布意之窮河源而惡覩崑崙太史公已致譏矣甘英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法顯智猛度梯飛經過卒頭河九譯所記皆曰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也元魏之遺黃琬隋之遺裴矩圖志存錄往往得之傍國傳聞而史又云事多亡失神僧開士往返月邦顯法師創闢荒塗奘法師中開正

路國土道路縣邑指掌王溥之會要劉昫之舊書掌故具在方誌之作不徵信于茲而誰徵誰信乎以宣律師之精嚴戒律行道則天人捧足序經則韋天交贊而疑其掇拾綺語鋪張釋門亦淺之乎知律師也其敘稱引塞王破走釋種分散良欲料揀范史玉燭和氣靈勝降集之文耳育王造塔在周厲王之時自頓搆兵在秦二世之後代祀綿遠迥不相及劫運推遷三災奄及世尊未涅槃時已有沈離滅釋之禍矣成住未立及其既崩印度荒亂兵戈不息三界無安匪佛之咎今將指無尤以沒羲軒覩羿浞而掩虞夏

亦可謂之愚也已矣自古魔民惡子謗佛侮法莫毒于梁荀濟侮以三苗之裔斥爲允姓之奸要以釋種二字爲口寔謂允即塞寨即釋其寔一也濟不知往古諸佛出與諸族種姓釋姓第一最貴而妄舉爲訾謷之詞獫犬國狗口不擇言逃梁亂魏自取燒灼不足道也萊爲宋景濂之師所謂淵穎先生也剽剝章句標榜儒術扳附韓歐之後塵而不自知爲荀濟之醜類嗚呼其可歎也哉

釋迦方誌續辨

余讀釋迦方誌後序憤作者之邪說奮筆而爲之辨

既而攷班范二書及晉宋以後西域諸傳彼此舛忤誠有難于通會者如前書所載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又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大夏分其國爲五翖侯貴霜滅四翖侯復滅罽賓天竺而盡有其國月氏自是最爲富盛乘之援据以摘抉方志者以爲塞王本與烏孫大月氏俱祁連燉煌閒小國塞王旣南君罽賓復爲大月氏所滅漢史記錄信而有徵則方誌誕謾不可知矣審如是也塞王南走之後初徙而月氏居其地再徙而月氏滅其國身毒罽賓皆無遺

種獨有大月氏耳摩騰法蘭傳教東來者應從大月氏來不應又從天竺來也法顯智猛之徒求經西邁者亦應但往大月氏不應復往天竺也魏史載西域二十國何以月氏厠賓居朕並列梁史載中天竺佛道所興國去大月氏西南數千里漢時羈屬月支左右迦維舍衛葉波十六大國咸尊奉之以爲天地之中者彼又何國土耶蓋嘗上下諸史鉤稽而參伍之始知泰之所以誤者以其不推原塞種之從來志在毀佛聳干得間以騰疑而未晰班書之本末也顏師古曰釋塞聲相近本一姓也今按釋種者即剎利帝

王種也釋姓最貴族屬繁盛中天竺王奕世君臨居
四天竺之會其散而之四方者王曰塞王民曰塞種
故大月氏徙西夏大臣烏孫昆莫之居烏孫氏遂有
塞種大月氏種而休循捐篤二國在葱嶺西者皆本
故塞種也曰本故塞種則其非故塞國可知也由此
言之則塞王在祁連燉煌之間與烏孫月氏俱爲小
國一再遷徙而爲大月氏所滅者或休循捐篤之塞
種而非中印度之釋王也塞王遠徙越縣度而居罽
賓罽賓者即度之境也酈氏水經注曰河水西逕休
循國南在葱嶺西又逕難兜國北北接休循國西南

去罽賓三百四十里壤地相接故塞王得而居之也
魏書西域傳曰大月氏國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西
徙都薄羅城其王寄多羅與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
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曰南侵北天竺即大
月之所滅者爲北印度明矣漢書但言天竺者其詞
略也魏書又記休密雙靡五侯國俱在莎車西與大
月氏相接近而大月氏王爲例　所逐令其子守富
樓沙城號小月氏其先君西平張掖之間此皆與班
書符合者也西域記曰流離王誅釋時釋種四大興
兵拒寇被逐遠放北趣雪山一爲烏仗那國王一爲

梵衍那國王一爲呬摩呾羅國王一爲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聖胤不絕由此推之釋種之散而爲王者多矣烏孫月支間之塞王豈非此四王之北乎康居國舊居祁連北昭武城爲何奴所破西踰葱嶺枝庶分王世稱九姓皆氏昭武昭武佛號也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皆塞種也由此推之烏萇之四王康國之九姓皆釋國也安得拘局一隅依博望鑿空之談而證天竺大夏爲一國乎剎利貴種分條布葉降而爲粟散小王則有之矣今謂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爲他國所併仍冐舊國之號循枝而忘其本不已左

乎史稱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而月氏固未嘗滅也罽賓天竺雖爲月氏所併安知其後不他徙不再振而史失之乎爲衆之說者必有葱嶺以東祁連張掖間之塞國知有南君罽賓並烏孫遷徙之塞王而不知有奕世刹利月支所不能侵之塞王此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今以元魏以後諸史參合兩漢則知塞王南塞徙種分散皆月頓破月氏後搆怨遷國之事塞王南君罽賓則兵及北印度矣于餘四印度無與也兩漢所記本末未嘗與諸史牴牾張騫創通大宛甘英遠歷條支詳于西域而略于印度理

固然也元魏之世董琬宋雲皆不至天竺隋裴矩通西域獨天竺拂菻不至貞觀武德之間裴法師杖錫孤征王京策持節定亂道里核寔掌故司存于是乎四王區分五天棊布月邪日出如堂適庭今之讀方誌者掇拾舊聞不加考索而詆諆爲誕爲怪爲僧徒之駕說豈不誖哉釋種之論創始于荀濟而宋程大昌陰和之程大昌撫錄祭天令人考云葱嶺之西餘國冠昭武爲姓者皆釋種也萊又從而證明之佛生西而西濟謂舜竄三苗于四裔允姓之姦居于瓜州者塞種所出也佛言覺者而濟　謂佛者戾也一名爲勃勃勃者亂也翻攪華戎混殽漢梵

鐵門破胡釋之限金河倒魔佛之宮毒流蔓衍寔繁有徒侮聖非法祇邪代作豈但浮屠譸表比丘夷孔而已哉程敏政引曲禮獻鳥者佛其首謂捩轉其首也學記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周頌佛時仔肩佛弼通牧其失也曲解佛字矯亂唐梵亦何异耶于苟濟乎家人謂南無居南方而膜拜亦此類也論謗佛總以無間結罪苟濟之惡積牙抵觸破壞儀軌其播惡龐戾後儒之處鳥空鼠唧依附文理其種毒隱苟不力爲之辨將使東震旦地咸化爲彌戾車而焚燒佛性之闡提充塞于斯世嗚呼豈得已哉壬寅冬月

憨山大師託生辯

湖南顏憑衡公作曹溪中興憨大師傳盛談靈異宿生爲陳亞仙歿後應現爲蕭公子諸方頗疑其誕天童木陳忞公見聞雜記云大師託生桐鄉爲顏司理俊彥少兒三歲不語一日呼其父名曰汝我前身弟子也司理登第授官廣州皆先知之病痘不起召魏學使浣初至榻前執手道故囑撰銘證明末後事余讀而心訝之學使余里人也大師東游未嘗摳衣禮足安得有執手道故之事司理屏居石門馳書往詢其詳遂以崇禎二年七月南華僧智融本昂申報文牒及塔記石本寄余僧牒曰二公子示現童眞于菩

薩家能令眷屬割世間恩愛作荼毘佛事火浴後頂
齒不壞舍利無數大者如彈丸小者如菽色如白瑪
瑙扣之鏗然有聲海衆共觀歎异以是月二日酉時
安厝靈骨建塔于先大師塔院之左至人生出入死
遊戲自在豈先大師遺蛻返匡山現此金鎖還鎮祖
庭抑亦山中耆年宿乘願力來住此道場耶塔記則
曰顏氏子名祉小字虎子生于天啓六年丙寅二月
是大師示寂後三年生四歲而殤司理之官曰虎子
私語家人吾乘便得往曹溪矣以此言證知大師再
來若忞公所載呼名敘昔云云則未之前聞也司理

父子家業歸心信根牢固生生居士嘗夢護法伽藍神趣迎賓頭盧越翼日大師至止慈容法相宛如昔夢司理為書生大師摩頂記莂比為廣理申明大師規約復其侵田虎子以信心入胎自求父母良非偶然也童眞示現各有所表吳粵往來表法界一地故痘疹發香表染淨一如故靈骨不損表靈相具足故四歲夭折表已入鳩摩羅地故歸骨塔院表依止大父故此則積劫熏脩彈指幻化不可以思維測度也若以是因緣證成為大師再來則竊謂不然何也古來佛祖應化入胎入天轉輪事非聊爾栽松再世遊

浣衣以寄生宜老六年仗白雲而勘辨莫不付囑相
應機感歷朕而今無是也吸引緣熟啐啄時同雙峰
之香烟猶指五乳之眞身有歸吾謂是子也多生此
世必入大師室著大師衣受大師戒遣來作使告報
异生即事徵理無可疑者嗚呼我大師人天之師未
法中第一龍象也未後轉輪法門一大事因緣也僧
徒無識滎心香火指法城爲首丘認寶坊爲華表章
句小孺眼如針孔影掠李源圓澤身前身後剩語緇
白郵傳寐言夢囈海形牛跡不巳遼乎俗語不寔流
爲丹青愳後之脩僧史撰佛錄者採獵異同而訛濫

正信也既屬忞公門人告于其師請爲刋正而又書其說詒南華僧鏡諸塔院昭示後人俾勿惑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四

雜文

首楞二十五圓通揀法解

通曰楞嚴會上文殊親奉佛勅選擇圓通法門進退揀收迄至未有定義良以寔無優劣如來之慈旨圓融承佛威神文殊之選擇諦審單言揀即優劣之相歷然單言收則選擇之文何據孤山圓師横分利鈍尅定勝劣吳興岳師非之謂諸聖所得圓通本根非此土當根乃爲所揀山家竹菴觀師扶其義曰寔無優劣會同諸聖彰通義也誰當其根從土順機彰別

義也既云入道皆通則根土一切融通復云何別若云順土各別則人法一向違背復云何通今置通義且明順土謂觀音獨順此土之根而諸聖咸不順者此義何居諸聖所居之土在娑婆耶不在娑婆耶如不順此方之土則此方諸聖有言娑婆世界草木金石者有言于此界中有佛出世者此委屬何方之土諸聖所順之根在此土耶抑在他土耶如不順此方之根則他方世界有以佛光明樹作佛事者乃至有以香飯等作佛事者將別順何方之根此觀自在乃他方來游之菩薩不應此方諸聖偏違教體如諸聖

所承事威音王日月燈諸佛是往娑婆之教主不應多生脩習重拾宿因是則順士一解牒而責之有無窮過也誦文之師依語生解灝預籠統義居兩楹此揀彼收那有文明卽揀卽收都無誠證斯所謂張網貯風織空爲縷者矣竊謂選擇正義不出揀收二法直須對決分明然後遮表無惑偈文自初心入三昧乃至云何獲圓通解等此全揀也自我今白世尊已下偈文有六句此全收也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二句此正揀正收也何言乎全揀也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故揀初心入三昧遲速不同倫故揀乃至

衆生迷本明循聲故流轉故揀何言乎全收也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故收即事捨塵勞非是長生學淺深同說法故收觀音因獨順此方之根諸聖亦未嘗不順此方之士以言乎一門圓照即十八界齊收以言乎迷本循聲則耳門亦揀今謂此之所揀即彼之所收一法界中誰揀誰收作此差別也何言乎揀正收也偈云佛出娑婆界此方眞教體淸淨在音聞一以一娑婆世界是釋迦一佛國土住此說法度生欲以此世界衆生樂小法剛彊難化又耳根偏利佛用軟善剛强雜說三語以淸淨音聞而調伏故故曰

聲聞獨宣明所謂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也偈
云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此娑婆國土釋迦為法
王觀音為淨聖二十四聖為眷屬同居忍土並領金
言無一門不宣聲論無一法不歸敎體此二句文勢
緊躡上十八界云何獲圓通而來故曰正揀尅而論
之正在觀音傍叅餘聖凡取三摩提未有不以聞中
入者故曰正收也以從塵入言之陳如于佛音聲悟
明四諦此以音聲為敎體也從初得解聲徹梵天空
神傳唱此其證也若優波尼沙陀若香嚴童子若藥
王藥上皆言如來敎我亦言如來印我此亦聞中入

也跋陀羅于威音王佛聞法出家摩訶迦葉于日月燈佛聞法脩學此亦聞中入也以從根入言之阿那律陀聞訶失明佛示照明三昧得半頭天眼非關眼觀也周利槃特持半偈遺忘誦帚開悟豁然漏盡非關鼻觀也憍梵鉢提牛呞异舌如來示一味心地法門滅心入定非關舌觀也畢陵迦婆蹉純覺遺身因于數聞如來說苦空法門非但由觀身也須菩提入寶明空海因于如來發性覺眞空非但由觀意也此六人者亦皆由聞中入也以從識入言之舍利弗聞迦葉波宣說因緣悟心無際從佛口生非聞中入而何

普賢菩薩用心聞分別衆生知見我說本因心聞發
明非聞中入而何孫陀羅難陀心常散亂世尊教我
觀鼻端白非聞中入而何富樓那辯才無礙宣說
空實相以音聲輪助佛轉輪非聞中入而何優波離
聞佛教戒廣說戒法結習律藏非聞中入而何大目
連亦聞三迦葉宣說因緣心得通達神通第一非聞
中入而何以從大性入言之持地菩薩初毗舍如來
摩頂謂我當平心地令聞諸如來宣妙蓮華我先證
明此于聞中證地性圓通也月光童子聞水天佛教
修習水觀得無生忍此于聞中入水觀三昧也火頭

金剛承事空王說多婬猛火敎以徧觀諸佛呼召名為火頭此于聞中入火光三昧也瑠璃光菩薩遇無量聲佛開示本覺妙明大千衆生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此于聞中證性空眞風也虛空藏菩薩於定光如來得無邊身純現虛空相以音聲答問說法此于聞中證性覺眞空也彌勒菩薩以日月燈明佛教脩習唯心識定單傳十方唯識之宗娑婆國之聲論莫淡于此大勢至菩薩以無量光佛教念佛三昧攝此土念佛之人娑婆國之教體莫弘于此如上諸聖與觀世音菩薩同發聞慧齊證圓通一行三

昧無二無別朕而不能無揀者諸聖自以多根入道
而觀音正以耳根入道諸聖各以多根分證耳門而
觀音獨以一根圓證耳門淺深遲速由此旁分偏圓
秘現因而側出所以示有一多各成方便也今此會
上經文殊一番選擇于觀音則歎大褒圓于諸聖則
開權顯實一色一香總歸三昧塵塵法法圓照一門
以一根接諸根也亦以諸根接一根也以一機抽諸
機也亦以諸機抽一機也以一聖褒諸聖也亦以諸
聖表一聖也十八界各啓一門而觀音爲一總門總
門一開則門門洞達不以一門開多門也十八界各

懸一鏡而觀音爲大圓鏡圓鏡一照則鏡鏡交光不以一鏡遮多鏡也淨名中諸菩薩廣說不二法門蘇子瞻頌之曰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燄蒙所謂全揀全收者亦若是而已矣昔師以圓通揀洛說楞嚴三關若揀根順土之解妨難盤互此關之捷閉終不可得而破也不有曲說孰資劈引山家諸師實惟良導後之君子勿以破厥罪焉

海印憨山大師科經總義或問

問曰楞嚴經文從初至二卷中無摧破五蘊之明文憨山大師通議判七處徵心爲破色受二蘊下文以

次破想行識三蘊古人未有議及者何也答曰如來出世俱爲救度繫縛五蘊沈溺生死之衆生楞嚴一經乃對治五蘊之方藥也經初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所謂用諸妄想者即五陰堅固虛明融通幽隱顛倒諸妄想也第三卷反覆推徵五陰六入等皆如來藏妙眞如性第七卷詳辨陰魔正明五陰五濁超越次第經末結明五陰本因同是妄想一經始末脩因正果全歸五蘊寧有徵心辨見破妄顯眞重重開示不以推破五蘊爲宗致

者邪大師科判乃如來說法切要之關鍵雖古人所未發實今人所未了無怪乎諸方卷舌而不談也肰大師議解出之悟後信筆發揮其中分支落節容有貼釋未盡處今以管闚之見疏通證明期不孤大師之智燈耳問曰經文辨魔先銷色陰次盡受陰今約徵心乃云兼破色受二蘊者何也答曰起信云推求五陰色之與心色者五蘊之首也心者四蘊之總也如來徵心先徵心目目卽色蘊心卽受蘊也以八識其相見二分最初見分搏取四大少分爲我根身迷此色身取爲內我色受二蘊正是執受所依之處今

推窮七處攀緣使心目之妄皆無所依卽破色蘊而受蘊兼破此冢穴倒根之法也天親曰色法者識之所依所緣夫言所依所緣非受蘊領納而何論又曰從本始來色心不二傅大士曰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迷則兼迷破亦兼破故經云生因識有滅從色除曰從色除則破色蘊時不但破色蘊明矣問曰想行識三蘊大師逐節推破科判歷肰其義云何答曰大師云心卽妄想爲六識想蘊見乃八識見分爲七識行蘊八識見精爲根爲識蘊故心目二妄該盡五蘊八識以起信綱要印定經文此大科經之關鍵也

今循覽大師科判參詳經文竊謂應以七徵了畢阿難白佛世尊放光乃至如是見性是心非眼為第三破想蘊之文大師判從上至二卷如來說為可憐愍者爲辨妄心破想蘊之文應以世尊開五輪指海勅阿難乃至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為主為第四破行蘊之文大師判從二卷阿難承佛悲救洟悔乃至于一毛端徧受一方國土爲辨妄見破行蘊之文應以阿難言妙明真心云何無還乃云開示二種妄見為第五破識蘊之文大師判若此見精必我妙性乃至無得疲怠妙菩提路為非見精破識蘊之文問曰初破想蘊云何答曰經文先示真妄二種根本言諸眾生用攀緣心為自性者以前七轉識名攀緣心故言識精元明能

生諸緣緣所遺者以第八阿賴耶爲識藏生無明住
地與七識俱故論云名句文身熏習爲緣種種名言
皆由于想故知攀緣能生皆想蘊功能也佛咄阿難
此非汝心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眞性乃至皆由
執此生死妄想設爲眞實此破想蘊之明文也阿難
重請三昧謂由二障所纏以分別俱生二見根識相
依總屬妄想故佛以眼見燈觀種種詰辨以是眼非
燈是心非眼正明見燈見眼皆前塵虛妄相想所謂
想念搖動妄想結成乃想蘊行相也上文心目二妄
至是委破色受二蘊亦重結于此問曰次破行蘊云

何答曰行以遷流爲義念念不停初徵客義住名主人不住名客不住非行而何次徵塵義塵質搖動虛空寂然搖動非行而何佛言以動爲身以動爲境乃至匿王自傷髮白面皺殆將不久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移漸至于此後經云化理不住運運密移甲生髮長氣銷容皺日夜相代曾無覺悟此皆行蘊之明文也色離妄想想相爲身聚搖內播趣外奔逸乃行蘊行相也復次又以寄宿旅亭喻遷流不住以掌亭不去顯妙明不還是故破行蘊之文齊此問曰次破識蘊云何答曰此中見精明元卽二根本中識

精元明八識之精元本自圓明者明暗通塞諸相正顯此識精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如來指定見量指示見源從日月宮至七金山種種物像皆是八識現量清淨見精所囑將阿難于中推擇領取見性于是辨舒縮定方圓發明二種精見色空見見非見良以見精乃八識自體亦即是根本元明此所謂蘊識也以二種分別妄見證之山河國土郎梨耶識能見相分見病目眚正屬元明能了根本元明見眚無咎則五蘊實泯不存八識全體洞照因緣自肰和合不和合了無覺後餘疑而五蘊皆爲如來藏矣如是乃爲破

識蘊如是而後爲破五蘊也問曰大師以五蘊八識爲所破之妄于色受二蘊破五識于想蘊破六識于行蘊破七識于識蘊破第八識今但明五蘊不言分破五識等何也答曰五蘊色心開合不同開則色法惟一心法有四合之則唯一識蘊也教家取五識等分配四蘊亦約略之談耳若指五屬受五由六而方生生起處同是一識五不定五也若指六屬想意識緣外境時必依末那爲染汙根六不定六也若指七屬行第七緣六帶八七無本位七不定七也若專指第八屬識蘊賴耶識起必二識相應識蘊不但第八

也永明言前五識及第八俱緣現量即現前不生滅性六七二識落在比非二量即念念常生滅故曰識在根籠猶鳥處羅識之與根乍出乍入喙一捨一不可執常境爲識境識爲境識如來說法當體相應如何執有一蘊能破一識分疆畫界尅定破立之法邪仁王般若云衆生識初一念識异木石于中生不可說不可說識成衆生色心根本色名色蓋心名識蓋想蓋受蓋行蓋蓋者陰覆爲用身名積聚以此文證舉識蘊則該五蘊矣除破識蘊別無破五蘊之法則此經除破五蘊亦別無破八識之文矣大師方便點

示爲行人指迷愚者執爲實法斯認指爲月者也問曰大師立破識蘊滅第八識此義云何答曰論云所言滅者唯心相滅非心體滅唯識云由斯永失阿賴耶名說之爲捨非捨一切第八識體頌曰大圓鏡智同時發其可滅乎大師意在破第八識見精顯如來藏一眞法界即起信唯心相滅之滅亦即唯識永失名捨之義非可與近德破識用根之曲說同條而共貫也佛明言五陰六入等本如來藏妙眞如性永明云首楞嚴以如來藏心爲宗如來藏者即第八阿賴耶識依聖言量楞嚴一經終始皆歸五蘊也于大師

之判奚疑

景敎考

萬曆間長安民鋤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敎碑士大夫習西學者相矜謂有唐之世其敎已流行中國問何以爲景敎而不知也按宋敏求長安志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又云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儀鳳二年波斯三艸路斯請建波斯寺神龍中宗楚客占爲宅移寺于布政坊西南隅妖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敎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

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亦宜准此大秦寺建立之緣起也碑云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十二年秋七月于京師義寧坊建大秦寺阿羅本即阿羅斯也寺初名波斯儀鳳中尚仍舊名天寶四載方改名大秦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寺夷僧之誇詞也舒元輿重巖寺碑曰鴻臚待西賓一支特异于三方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有妖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釋寺唯一夷寺有三摩尼即末尼也大秦即

景教也祆祆神即波斯也今据元輿記而詳考之長安誌曰布政司西南隅胡祆寺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稱其職東京記引西蕃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王溥唐會要云波斯國西與吐蕃康居接西北拒佛菻即大秦也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妖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即火妖也宋人姚寬曰火祆字從天胡神也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眞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化行于中國朕妖神専

主事火而實以爲摩醯首羅者以波斯之教事天地水火之總故諸胡皆詣受教不專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出于波斯及阿羅訶者出則自別于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種之中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彼不欲過而問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地志稱默德那爲回回祖國其教以事天爲本經有三十藏凡三十六百餘卷西洋諸國皆宗之今碑云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豈非回回祖國之三十藏與若末尼則志磐統紀序之獨詳開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法旣爲西湖師法

其徒自行不須科罰大曆六年回紇請荆楊等州置摩尼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母乙爲天子發兵禽斬之其徒不茹葷酒夜聚婬穢畫魔王踞坐佛爲洗足云佛上大乘我乃上上乘蓋末尼爲白雲白蓮之流于三種中爲最劣矣以元奘三變寺之例嚴而斷之三變寺皆外道也皆邪教也所謂景教流行者則變僧之黠者稍通文字膏唇拭舌妄爲之詞而非果有异于摩尼祆神也作景教考俾士大夫之溺于變學者知其從來如此

歎譽贈俞次寅

往余讀明州周茂山詩歎其如獨鳥呼春九鐘鳴霜近代才子無出其右已而羣公歎茂山者皆以余言爲肰今年偶遊錢城有人告我曰杭越之間羣毀茂山以爲其人可殺而詩可放也衆怒洶洶將及子子其戒之或又曰吾子不自重採列朝詩結彈斯世之所謂宗主者雖肰欲殺而以茂山爲頓刃茂山懼殆將逬子以自免也錢唐俞次寅者茂山之友也次寅詩名獨噪于杭越間相與歛手推服無异詞夫次寅茂山皆余之所歎也今也毀一而歎一譬諸焚芝而

御蕙鍛鸞而巢鳳斯人之耳目已貿易不能自主矣而又何以方人所謂兩口而自齧者也不見次寅久詩益奇其得意處有抉舌錐沙崩厓倒峽之勢由次寅觀之茂山所就當益奇此二子皆腰下有骨豈怵于羣飛刺天逆人以祈自免者耶蘇子瞻有言士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余自放于空門老而無徒朕不能無空谷似人之喜今得見次寅猶見茂山也于其别也作歎譽一篇以詒之并以詒其徒王備五馮道濟者共爲歎息也

原諱

韓退之爲李賀作諱辨辨二名嫌名不諱之義詳矣而未覈諱之所自始曲禮曰卒哭乃諱鄭𤣥曰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檀弓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盧植曰喪朝夕奠尚生事之虞而立尸卒哭諱新是以爲生道事之畢矣復以鬼道始事之也𤣥曰謂不復饋食于下室而鬼神之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王肅曰故謂五廟諱者左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著之于經質之于傳古人之制諱也生事

耶死事耶吉禮耶凶禮耶故曰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今之議辟諱者構于生事鬼事舍故諱新之典而雜肰曰辟諱故諱之不知而辟新諱斯不仁不智之尤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今人不讀書不考古不悉忌諱典故但以獻諛教謟爲能事之生致死陷于大不敬之律而不自知斯孔子之所哀殆于用人者也崑山歸子莊字玄恭吳越間傳知其姓字唐人所謂不以名而知其人也士友筆札忽改稱爲元恭歸子錯愕不置答謂余習于禮

者而問焉廣昌黎之辯作原諱以告之

愚樓對

愚山子治臨江之公解撤故亭爲愚樓山陰徐伯調記其事於石余讀而美其文傳示坐客客有啐於旁者曰子之營絳雲也可謂夸矣鳥目再成雀離交加眞櫩翠微闞冡丹霞叢屋架棟四部五車如鳸竊脂如雀啄花剖葦負版殫瘁厥家祝融作難焚如突如綠字焦爛丹書撤除珠塵玉膏狼藉路衢主人耄矣詠芧燼餘甓鼻枳足驕亟之廬過者竊笑咸欲削絳雲之扁而謚之以愚臨江之樓上應星斗疊嶂盤鬱

清江蚴蟉下容旌旗將吏奔走江山風月臚列尊卣
過而目之爲愚是猶衛侯命子以惡而黃公題女以
醜也祟淵庳陵濁渭清涇甚哉其不相蒙也胡不反
其實而正其名乎言巳夢寐囈語有夫絳衣大冠執
而數之曰余絳雲之守神也用誓告汝昔者金鏡委
光珠囊不收經典漫漶俗學啁哳主人奮朕約河維
披墳丘穿地藏羅天球整齊經史津涉攸周寶書玉
牒旁摭曲蒐神工百王聖德千秋浴堂洸洸宣室悠
悠插牙籤其如織執丹書以告修枝杜乎星紀之虛
歸朕此樓也雲漢黯靄墨穴晦冥有光激射上直帝

廷上帝日咨宿戒六丁霞車日轂載而上征艮常新宮祇桓舊經靈飛之印編以金繩帝之用火政也蓋所以攡磨乾坤撈籠汗青標攝提之二眉持日月于兩墻既而帝車迴鐘瑄吹勾萌甲坼將重理人文之事於是臨江之樓架構經始虹蜺迴帶星河奔會憑闌南望光景儁貽重江洑流縈紆紫翠嗚呼噫嘻此文字之祥而非干將莫鄒之餘氣也東南天柱號曰宛委金簡玉書華蕤所閟虞山閣皂離立斗牛之次夫固皆赤帝之下都玉笥之別治也帝敦文命永責南戒守神司扃敢告職司且夫愚嘉名也操蛇之神

以此相北叟愚谿之神以此居南吏嗟爾誐誐名寔
賈罪喙西家以簪愚祈河曲而貴智東澗老人與客
同夢蹶肰而起燈明風肅神告在耳幸斯文之未喪
知皇覽之不可以忽遺也命筆書愚樓對以復于愚
山子

重建鄉先賢商相巫公祠堂碑

吾邑鄉賢祠首商相巫公咸及子賢按越絕書虞山
巫咸所出張守節史記正義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
州常熟縣西海虞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也世傳宋嘉
定間土人掘山西青龍岡得古碑八分書商相巫咸

家五字令王爚修墓立廟孫應時爲記應時以慶元二年作令至端平元年閱十一令始及爚記乃稱前令王公嘉定中掘地事在十三年後安得懸記其不足據如此嘉靖戊子巡撫陳公行縣謂巫咸父子贊宗之祀不應祔子游廡下議立專祠秋報門外久之刑官璐爲公署鄉先生故僭擬配祠者遂遷主于私室僭先哲黷明祀矯僭不經莫此爲甚邑之英俊王君夔鼎邵君燈考邑乘企風烈喟然歎曰嗚呼是不可以不正卜地梁昭明讀書臺之左建祠堂三楹春秋饗祀得如甲令從事請刻麗生之碑以示永久余

惟三代之君受命中興者三巫公相太戊廟稱中宗
與夏少康周宣王媲烈於國爲宗功賢繼相祖乙保
乂六臣伊巫居四於家爲世美書稱巫咸乂王家作
咸乂作大戊文章爛肰昭垂訓命後千餘年子游披
其餘澤北學於孔氏於南方文學爲大宗世祀綿邈
流風茂如祠屋彝於鳩居木主漂爲土梗表章修舉
非後賢之責而誰責與世俗凌夷井邑遷改洞天福
地羅歸池館佛宫神剎斥護家祠卜築則白石擊悲
設版而青山雪涕二君之作斯廟也興感寂莫假靈
盻蠁千年之香火一新百世之眉目如在其所以登

流俗樹風聲者用意良遠蓋不獨觀乎九京聿脩厥德爲末世之盛事也余少讀周書君奭仰止先烈輒流連不忍置又觀朱子楚辭注所謂古之神巫者知爲上古司天屬神之遺法今老矣舊學荒落旣略書其事復倣楚人之歌作迎享送神詩俾邦人歌以祀焉而并刻之其詞曰靈之生兮岳降神左陟右扆兮又有殷靈之歸兮登九天地絕天通兮日月後先神巫在天兮塵刦指掌帝簽下土兮顧睞怛快乾端坤倪兮禹跡茫茫風毛雨血兮孰辨故鄉撫彗星兮擁雲旗靈不降兮我心傷悲山城宮兮書臺址丹青刻

栴兮映望委麗靈慰我兮夕降祥飈晻靄兮天門詄蕩歷商周其猶漏晷兮靈朝出游兮暮至止此邦之人兮靈之孫子吳羮楚瀝兮薦以蘋蘩靈馮我兮沉蘭峩峩殷𡸣兮儼其法冠風輿兮雲馬驅厲鬼兮朔之野桂漿兮椒糈要靈氣兮惰延竚靈少留兮勿遽歸報事商賓兮終古不違

吉水李氏旌門頌銘并序

崇禎元年十二月兵部尚書臣邦華言天啓六年五月臣削奪家居長男士開赴縣課試次男士國負笈從行泊舟城西士國失足墮水江水暴漲環視莫敢

手援士開哀號整巾自投怒流中日方亭午舟船鱗集千夫失聲嘲轟萬餘俄見巾浮水上而沒諸生父老驚慟白狀所司議上請臣忭奄懼禍乞哀得寢恭遇皇上御極如天如神沈陰積蔀皆見日月臣何忍塞哀茹痛使臣男孝友奇節反爲臣抑沒不獲表著聖朝是用敢啣刀負土泣血以請制曰李邦華男士開救弟投軀事關風紀著建坊旌表下有司表其門曰孝友諸生復請祀學宮祔隋孝子廟士開歿時年三十有二副室宋氏年二十有二斷髮自誓紡織事姑育兩歲兒長世鸝貫就學垂十年病瘁以歿巡按

御史察其狀遇亂不上行在禮部奉旨覆奏制曰李
長世母宋氏准建坊旌表銘曰邦家未造孽牙運楞
國有大命制于寺貂山崩川沸不令不寧陽侯天吳
相其鞫凶英英俊民桀桀門子瑞鳥共命嘉木連理
仲也不弔失足洄淵招手漩渦再沈再褰伯氏奮身
赴江求號奪我弱弟鬬彼怒濤湍流劃開鯨波中分
神魚水犀捧戴角巾方憂腰領敢畫眉目沈沈龍宮
茫茫魚腹帝曰忠父懿厥後昆服爾彝訓昭我德門
亦有貞姬尅面務耳百歎一生以育孤子黃頭失經
鳥頭莫逮孝子重趼奔告行在御書天語先後庚庚

誰云高高而不是聽煌煌忠父在帝左右清廟肅鼓以祝以侑景星翳雲萃于一家垂芒千古扶衛帝車惟忠惟孝邦家之慶舊史頌矣爾受命長

就亭銘 并序

愚山子分司臨江亭于聽事之側以登高騁望名曰就亭而自爲之記東澗遺老讀而歎曰愚山子名亭之指我則知之今夫公廨隙地繚步尋丈鞏糞焚椔地少天多閤山屏列濔江分流自下而上宛在壺中此亭之就于地也結竹四周柱楣撑柂疎簾紙帷不施丹堊彈琴圍棋鏦琤相應此亭之就於物也人吏

浹和兵氣遠屏尾骼凹凸蒸爲土膏風恬夜靜微聞謳歌此亭之就于人也豈惟是哉清江碧嶂橫竪鋪舒古廟殘峰參差夕照卷簾酹酒如在木杪我就江山江山亦就我也暖日發春蕭辰報秋好風自來月駕先駐良辰美景攢簇晷刻我就風月風月亦就我也散帙命觴明燈椉翰長吟而孤桐引浩歌而清角發德音愔愔良士瞿瞿我就賓朋賓朋亦就我也嗟夫人世之不相就者多矣天不下應地不上昇天地不相就也東海揚塵桑田橫流桑海不相就也人生其間役無涯之智逐有涯之生茫茫刲刲與日競走

將安就乎愚山子澄觀遺照恬智交養就谷以養神
就毋以養氣庶幾古之端虛而寧一者韓子之記燕
喜所謂智謀仁居將去是而羽儀天朝者憑欄一笑
春朕如孤雲奔星他又何足道哉愚山子曰有是哉
請爲吾銘銘曰臨閑皂之仙山笑班白之俗吏衣裳
劒佩背負雲氣我懷斯人室是遠而神馬尻輿逝將
從君飲就亭之酒而歌就亭之詩就亭之畫雲木縈
紆麀衣鶡冠貌一老于其中使老鶴典客其尚亦知
爲予乎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四終